

[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]

宣恩文史资料



宣恩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第14辑

目 录

·红色记忆·

- 我在长征岁月里(上).....李春泰(1)
我与江南游击纵队及农会的经历.....肖发军(9)
贺龙谈湘鄂边苏区时期的统战工作.....潘 杰(21)

·抗战轶事·

铁马冰河入梦来

- 回顾父辈在抗战期间的艰苦历程.....李四新(25)
躲警报.....朱 耀(63)
一个娃娃兵抗战受伤的前前后后.....谭 文 刘建中(65)
忆运送军粮.....朱 耀(70)

·民国史谭·

- 抓壮丁.....乐 杰(73)

劫后余生

- 刘守辉被抓壮丁后的遭遇……………向玖云(91)
- 宣恩联英会与神兵组织探源……………吴光友(94)

·生态史话·

为了那片落叶松

- 世界银行贷款造林项目亲历记……………刘昌勇(97)
- 我爱家乡的河……………李正双(115)

·文苑艺林·

- 自感欣慰的那首歌词……………向香海(118)
- 我写《五龙镇》……………蔡章武(121)

·往事追忆·

- 宣恩文澜桥建设纪实……………郭大新(125)
- 年少时的梦(上)
- 军垦农场生活琐忆……………熊中行(132)
- 我在宣恩第三区……………秦长旺(149)
- 忆恩师……………康心一(153)

我的漫漫人生路·····	黄若凤口述 刘吉清整理(158)
我与彝族女大学生达吉的交往·····	向玖云(164)
龙洞电站记忆·····	王宝琦(170)
治山治水展新颜(上)	
——宣恩水利发展 60 年·····	朱华清(178)
是金子,放到哪里都发光	
——回眸与曹升堂在一起的日子·····	龚林轩(202)
“梅花”在宣恩凋谢	
——宣恩警方成功摧毁“世界梅花协会”诈骗团伙	
·····	成祖红(210)
两起两落《宣恩报》·····	曾战清(215)
蹚过荆棘向明天	
——记宣恩县首届政协原常委、退休教师杨顺琯	
·····	张建平(219)
宣恩人口生产转型缩影录·····	刘建中(225)

·人物春秋·

英名垂千古

——缅怀张敏群医生·····	龚林轩(23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·根祖文化·

荣阳潘氏世系源流·····	潘 杰(24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湖南常德寻根问祖·····胡先柱 胡孟清 胡森林 胡达永(246)

·文化遗产·

虎钮鐔于和古代巴人编钟·····陈绍义(252)

宣恩县“黄帝纪年文书”发现记·····汪国超(257)

“人间秘境”野椒园·····汪盛华 李正双(259)

渐行渐远的儿童玩具和游戏·····朱 耀(270)

·编读往来·

且将真经度后人

——读《宣恩文史资料》遐思·····叶贵儒(294)

主办单位：宣恩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印刷：恩施日报社印刷厂

编辑出版：《宣恩县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32开本 24万字 6.5印张

出版时间：2010年12月28日

刊号：鄂恩内图字 2010年第042号

我在长征岁月里(上)

李春泰

十四岁参加红军

1935年1月,红军二、六军团主力乘胜东出湖南大庸(今张家界),袭击沅陵,突入鄂西来凤、宣恩、咸丰,扩大游击区,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,革命烈火在湘、鄂、川、黔等地熊熊燃烧。

红二军团路过我的家乡鄂西宣恩甘沟塘大坝沟李家坳时,当时我才十四岁,部队不收,我就跟着红军的队伍,随后勤队伍运送军粮。虽说我年纪小,但在家里什么农活都能干,练出了一身子蛮力气,我担着150多斤包谷,跟在队伍里行进,部队首长看我还行,就收下我参加红军,在红二军团六师十四团当战士。

刚参加红军时未发军装,经过几天行军来到湖南桑植,我们红六师驻扎龙洞坪,经过一个星期训练才发军装和枪,那时的口号是:打土豪、分田地,红军是穷人的队伍,红军官兵平等。

亲身经历反“围剿”战斗

1935年2月3日,国民党蒋介石对湘、鄂、川、黔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“围剿”。他们以军事打击为主、政治攻势为辅、经济封锁相结合的做法,兵分六路,采用分进合击、筑碉堡、严密防堵的策略,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“围剿”。

红二军团红六师十四团在大庸县高粱坪，与一个地方保安团，加上湘军李觉十六师的两个团激战了一天。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和国民党正规军打仗，我仅有五发子弹，连手榴弹也没有，五发子弹打完三发后，因敌强我弱，我团趁夜色撤出阵地，急行军向根据地中心湖南桑植县塔卧集中。当时国民党陈耀汉、张振汉等三个正规师正向根据地中心塔卧合围过来。

1935年4月，我红二、六军团主力在贺龙、任弼时等的指挥下，采用运动战，主动撤离了塔卧，向桑植陈家河转移时，与敌先头部队接上火。陈家河离桑植县城六十多里，濒临澧水，四周都是大山，中间是个平坝子。国民党陈耀汉师为进剿先锋。陈耀汉师是北方调来围剿红军的主力部队，装备精良，且擅长山地作战。红二、六军团利用地形，在贺龙、任弼时指挥下，集中优势兵力，伏击来犯之敌，以红二军团一部为左路，红六军团一部为右路，调红十七师、红六师为中路。那天乌云遮日，云层很低，一会儿下起了瓢泼大雨，我们潜伏阵地上的雨水和泥水融合在一起，这是打伏击，用树枝伪装住武器和人，指战员们脚站在积水的工事里泡着，大家伙穿的草鞋水一泡全都松了。但是，我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陈家河方向路上敌人的动向。当敌人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后，红军火力全部向河岸集中射击，把手榴弹往河岸边猛砸，河岸边燃起一片火海。红军乘敌军一片混乱，吹起冲锋号，战士们像下山的猛虎，向敌群勇猛的压下去。我们都来不及换草鞋，光着脚乘胜追杀敌人，敌人不顾一切四下逃窜。陈家河战斗只用了三个多小时，就歼灭陈耀汉一个半旅，击毙敌旅长，活捉敌旅参谋长。我也抓住两个俘虏，高兴地缴获一支又轻又亮的德国造小马枪，换掉了汉阳老套筒。

5月，我红二、六军团又在桑植县桃子溪与陈耀汉所率师部打了一仗。我红六师作为预备队，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缴获两

门山炮(其中一门现存于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)。

陈家河、桃子溪战斗胜利后,“围剿”根据地的几路敌军纷纷后退,龟缩到常德去了,红军又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,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片根据地。

1935年5月6日,国民党反动派又更大规模地围剿湘、鄂、川、黔红色革命根据地。以徐源泉为总司令,调集陈汉耀、张振汉、谢彬等部五个师从四面向我湘、鄂、川、黔根据地合围过来,我红二、六军团在贺龙、任弼时领导下,将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。

6月初突破了湖南龙山、湖北来凤敌人的封锁线,进至宣恩沙道沟、高罗、东门关一带机动集结。避敌锋芒,找敌薄弱处,采取声东击西、围城打援战术,佯攻宣恩县城,实际攻打忠堡。忠堡是咸丰县城以东的一个小集镇,与宣恩、来凤临近,四周群山环绕,小集镇有一条细细的小溪。我红二、六军团一部占领宣恩县城隔河宝塔山构筑工事,造成进攻宣恩县城态势。诱使国民党张振汉师急调援救部队,张带着国民党四十一师,从来凤出发,经忠堡来解围宣恩县城之围。六月天气十分燥热,我红军一路跑步行军一百多里山路,先于敌到达忠堡,占领制高点,构筑工事,隐蔽待敌。

张振汉熟悉我军战法,为防红军突然袭击,他命令部队齐头并进,当敌军进入伏击圈时,红军四个师突然发起攻击,打得张部措手不及。当他缓过神来,重新调整部署,用山炮,迫击炮向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轰击时,我红六师在左侧山上,居高临下,摆在敌师中后部,敌人的炮兵使不上劲,我们用手榴弹猛地往下砸,从下午一直打到黄昏,到处迸发出火光,到处弥漫着硝烟。张振汉师部是国民党的正规军,部队训练有素,负隅顽抗,敌人利用乱石、田埂、房屋和临时构筑的工事拼命抵抗,战斗到白热化程度,红军用在桃子溪缴获的两门山炮,对准敌人指挥部,连发十几发炮弹,敌人顿时乱了阵脚。红军四个师从北坡发起冲锋,把残敌压制在小溪

边一所房子里,全部歼灭掉。

红军这次战斗活捉了敌师长张振汉。战斗结束后,在宣恩李家河红二、六军团召开了祝捷大会。

这以后我红六师又参加围攻湖南龙山县城的战斗,龙山县城城墙又高又厚,我师没有重武器,县城内的敌人虽说只有一个团的正规军,其余都是保安团,当红军冲到城下时,正准备架梯往上攀登,城墙上的敌人用碳木灰和尿水搅拌后烧烫往城墙下泼洒。时值七月天,烧烫的尿碳灰落在身上就起一大片水疱,又疼又痒,还没有什么药好治疗这烫伤。根据情况,上级命令我师撤出龙山战斗,在咸丰山里修整待命。

8月上旬,上级命令我红六师迅速向宣恩板栗园、李家河集结,我师利用夜色进入阵地。板栗园是个谷地,长约十余里,宽不足300米,北边山上森林茂密,利于隐蔽。南边山上陡峭难攀,乱石嶙峋,红军迅速在大山北侧埋伏。

敌八十五师是一支北方部队,师长谢彬是军校出来的军官,该师装备好,有很强的战斗力,在江西剿共时和红军交过手,还没有吃什么亏,骄气十足。当天中午时候,板栗园通往李家河的山谷里,一片尘土飞扬。谢彬率领他的八十五师人喊马嘶,熙熙攘攘地全部钻进了谷地,从我们阵地上可以看见敌人队伍中间一架滑竿上面搭着白布凉篷,上面躺着一个大胖子,可能就是谢彬,四个大个子兵抬着,前面有十几个挎短枪的兵,后面骑在马上军官有八九个,他们不时用望远镜朝两边山上望。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,在敌人尾部红军先于打响战斗,紧接着红六师在敌前部发起攻击,敌人首尾遭截,被堵在山谷里,一下子乱了套,我一口气投出三枚手榴弹,炸得烟尘蔽天,中间红军又发起攻击,爆炸声连成一片。冲锋号接着吹响,红军战士们呐喊着朝山下压了下去,谷底的骡马嘶叫声和敌人的号叫声混杂在一起。敌人死的死,伤的

伤,举手投降的一大片。十余里山谷里到处都升腾着烟雾、火光。

在板栗园战斗中,红军突然发起袭击如同神兵天降,敌人一败涂地,敌师长谢彬受伤后自杀。

8月下旬,我红二、六军团乘虚进入湖南石门、临澧、津市、澧县地区,开辟了东面广大游击区,直接威胁着常德、岳阳等地。

这是我参加红军半年多时间,红二、六军团在贺龙、任弼时领导下粉碎了敌人三次“围剿”,横扫鄂西乘胜东进,所向披靡,共歼敌数万余人,部队壮大近三万多人枪,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。

随红二、六军团战略转移

1935年10月,蒋介石下令成立宜昌行辕,任陈诚为主任,专门来围剿红二、六军团的湘鄂川黔根据地,兵力达130个团,总共30万人,对我苏区进行严密封锁,断我红军经济来源,并调汤恩伯二十六军樊嵩甫部作为进攻的主要部队,将我红二、六军团压缩在龙山、桑植、永顺之间。

军情严重,敌我之间力量的比例十分悬殊,向北突围,前面是长江天险,敌人重兵把守;向西突围,那里人烟稀少,得不到物资供应;向东突围,陈诚已把重兵摆在面前,沿线构筑碉堡,步步进逼,数十倍的敌人不断逼近,红色根据地日渐缩小,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了。

11月中旬,红二、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县刘家坪举行突围誓师大会,两个军团的领导在大会上讲了话。说道:我们要离开根据地了,进行战略转移,前面的道路困难很多,要做好吃苦牺牲的准备。我们六师绝大多数都是湘、鄂西边区的人,对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很熟悉,一说要离开这里,部分已有家庭的红军指战员,当时有

点难舍难分,我那时年纪小,没有考虑那么多,就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。

红六军团走在前面,十七师王震、萧克率领为前卫,红二军团为后卫,向湘中挺进。敌人为阻止红二、六军团设立了第一道封锁线,借澧水天险,阻止红军去路。敌人在红军尚未到达前,将沿河的渡船、渔船都集中封禁起来,并在一些渡口修筑碉堡。红军到达江边后,红六军团十七师采取强渡,被对面的敌人给打了回来,后又利用夜晚天黑,在上游采取化装偷渡,成功后控制渡口并缴获十几条渡船。军团工兵营连夜搭起浮桥,天亮后敌人飞机来了,狂轰乱炸,扫射,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飞机。当时上级命令冲过对岸就是胜利,全体红军指战员勇敢地往河对岸冲去,两个军团渡过澧水。

接着向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沅江突进,红二军团一部急行军,聚歼守敌一个营,控制沅陵洞庭溪,迅速控制了这一带江面,寻找渡船十多只。红六军团一部在上游击溃两个团敌人并缴来船顺水渡过一部分人,控制对岸渡口。两个军团经过三天强渡,使两万多人渡过了沅江。

此时敌军合围之势还未形成,我红二、六军团主力风驰电掣般向敌人薄弱的湘中挺进,为避开敌机的轰炸,白天隐蔽在山林里,晚上急行军,敌人也摸不到红军的行踪。

几天以后红军迅速占领了湘中溆浦、新化等地,并在此地进行了一周的休整补充。

蒋介石十分生气,重新调集李觉三个师从湖南永顺正面进攻溆浦、新化,令汤恩伯部从两侧迂回我红二、六军团后面,形成包围之势。我红二、六军团从溆浦出发迅速向南转移,佯攻强渡资水,调敌固守,迅速再次渡过沅江。

12月底转移到湖南芷江冷水铺,部队在此处杀猪过新年,几

天后部队向贵州进发。贵东山区山更大,一路沿着山涧小路行进在群峰之间。

1936年1月初过湖南会同、晃县(今新晃),中旬攻占贵州石阡县城,这一带是敌人较薄弱地区,部队利用环境一面休整,一面打土豪筹办给养。黔东南山大贫瘠,部队打个像样的土豪都很难。

1月下旬,部队由石阡出发,突破敌黔军三十二师防线,佯攻渡乌江,迅速返回攻占黔中瓮安县,准备渡过清水江。清水江是乌江南岸的一条支流,对岸有敌军把守,加上河水湍急,又无渡河工具,正面渡江很困难。通过侦察,上游江面较窄,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此地,军团工兵迅速砍树架起浮桥,红军胜利渡过清水江。

次日,红二、六军团用白天隐蔽宿营,夜里行军的办法,奔袭黄平,奇袭贵阳北部修文县。那些日子严寒,寒风如刀割,又下着雨,道路泥泞,深一脚浅一脚,每天行军一百多里,跑坏几双草鞋。到达宿营地后,还要找草打草鞋,打着打着就睡着了。

红军占领修文后造成向贵阳进攻的态势,诱敌往贵阳增援,我红六军团一部在鸭池河迅速架起浮桥,两个军团隐蔽渡过河去。鸭池河区域是个产盐的地方,红军过河后,当地盐商纷纷逃跑,抛下堆积如山的盐巴,进占以后上级命令开仓发盐给穷苦盐民,受苦的盐民们十分感谢红军。

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征,进湘中入湘西,过黔东南奔袭黔中,我红二、六军团二万人调动了蒋介石百余万兵力来围剿,又一次次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,敌人只有跟着红军屁股后面转。

红二、六军团又突然急进黔西,巧出进占黔西毕节县城(今毕节市)。毕节是个汉、苗混杂的地区,海拔1000多米,部队到达时天正下着雪。因无根据地,红军穿的衣服还是从桑植刘家坪出发时的单衣,早就破烂不堪了。部队到达宿营地只有生火烤来取暖,敌情严重时连火都不能生,战士们还是打盐商后,一人分的一条

麻袋用于御寒。

进入毕节不久，领导派我到军团总部电台警卫排当战士，在毕节部队驻扎 20 多天，打土豪，从土豪劣绅获得棉布赶做军装，每人发了一套，还分钱财给穷人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在那里第一次听到提出“北上抗日”的口号。

(本文由李荆红整理，资料由李明伟、余仕政提供)

2009 年 3 月 23 日

作者简介：

李春泰，又名李春台，中共党员。1920 年 5 月 23 日出生于湖北省宣恩县大坝沟李家坳。2008 年 4 月 21 日上午 9 时 10 分在宜昌病逝，享年 89 岁。生前为原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宜昌港务局局长，离休后享受省厅级待遇。

我与江南游击纵队及农会的经历

肖发军



江南游击队李人林部当年路过的石拱桥。肖文树/摄

—

我祖辈是穷人，父母盘（生养）我们兄弟姐妹 8 个，加上祖母共 11 个人吃饭。我是老三，头上有两个姐姐，大姐是残疾人（瘫子）。全家主要靠父母和二姐做长工、打短工维持生活。古人说：“家到十口难盘，账到十吊难还。”家业单薄，算是田无丘、地无角。向地主租课田，种佃土，他们什么都不出，收获却要田对半分、土二八分成。那样辛苦劳动，一年吃不到一年。再加上旧中国、旧社

会的苛捐杂税又多,像我们这样的人家,都还要出亩捐、公耕粮、门牌费、鸡款、马粮,做叶子烟还窝子税。如果还(交)不出来,十家排(十家人为一排,后来改为甲)的排长引着狗腿子上门催粮、催款。不然的话,就捉去坐班房,有弟兄的就拿去交兵了,哪个又不怕呢?我还记得有一年没交出这些款项,就把我弄到保办公处训练一个月,当时是杨伯超当保长,如若哪一点不顺从他的,就要挨打受骂。当地农民胡继群就是挨打的一个,把他打得浑身出血,还用搥斗扣到冬水田里一个晚上。当时这20多个受训人员,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有眼睛水也只有背到擦掉。凡是受过旧社会的残酷欺压和迫害的人,都感到伤心啊。

那时的国情十分混乱,日本军国主义又十分猖狂,魔爪已伸进巴东野三关。飞机像鸟儿一样,一群一群地飞来呀。记得民国三十二年(1943)清明节,来了群飞机,在八台小将科大当甩了几颗炸弹,硬是炸起一米多深的坑。幸喜得是山大人户稀,没有房屋、人畜损失。第二天我和舅舅去看,还捡得炸弹壳和炮子壳,都是炸多长一颗颗的。当时国民党政府提出口号,说“保家卫国,人人都要参加抗战。有钱的出钱,有粮的出粮,有力的出力”。当时的兵役制度是“三丁抽一、五丁抽二”,实行抓阄制,按阄子顺序走。地方上的一些恶霸,有势力的人家,六弟兄都不当兵,专欺压老实人,捉独子、捉学生,硬是搞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实际例子有不少,如覃家坪竹园坝张树槐的三弟睡在摇窝里,为了保小兄弟,躲兵把小兄弟送给一个货客远走他乡。解放后还是曾昌平当公安局长时才为他清得一家人回来团圆。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至极,国民党蒋介石无能,共产党毛泽东主张国共合作抗日,八年艰苦奋斗,才赶跑日本鬼子,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才松了一口气。

二

记得是民国三十六年(1947)正月间(采访中肖发军三婆的孙

儿肖发远也说是岁次丁亥年,即民国36年),红军游击队李人林【编者注:李人林是江南游击队副司令,1949年任湖北省军区独立二师政治委员兼恩施地委书记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宣恩是贺龙闹革命的老苏区,人们习惯把共产党的队伍叫“红军”,下同。】从我家门口过路,去西坪捉伪乡长黎举臣。我和父亲就给他们带路,走的时候我的三婆坐在院坝里,我父亲喊一声:“三娘,我给他们引路去了。”当时三婆站起来讲:“你们莫把进娃(我父亲)弄起去呀,他那一大家大小怎么办哪。”从三婆的沙哑声中,听得出他对进娃的担心和进娃被带走的恐惧。有个同志手一摆,说:“莫吼,下午就回来了。”说完还把了几个铜壳子。



肖发军老人(中)、县政协文史委刘建中(左)、吴云梦老师(右)在当年给江南纵队带路的肖家坪留影。 刘潇/摄

当时我才15岁,走到八台将科就分做两路。一路走杉木岭、一路走牛皮洞,到阴间桥会合。黎举臣住到西坪街上的左街,右街是副乡长何彩臣住的地方。部队吩咐一路从左街到街后堵住;高罗、板栗园的路,由我父亲带路,我和这一路的队伍守住街前,关口撤到骡马洞的大路。大约半个小时后,还打了两枪,但没有任何动静。一会儿只听到我父亲高声大喊:“乡亲们,你们都回来,不要怕,这些是好人,是红军游击队,是来打富济贫的,快回来!”(他们让我父亲这样叫喊的)过了好一阵子,也没看到一个人影。我们这一路,也就慢慢地进了街。全街没有一个人在家,只听得有人宣布:“任何人不准进老百姓的屋。”我看见有几个兵进了黎举臣的碉堡(现在的卧犀坪小学校址),不久就甩了几圈铁丝出来,还甩了一些铺盖,最

后把碉堡炸了。听说还有人在黎举臣的办公桌上,用小刀刻了“打倒地主恶霸”几个字。通过搜查,既没发现黎举成,也没发现他的下人。部队有人就叫我们各自回去,把穷人组织起来反抗地主恶霸。过三年后,他们就来找我们报仇,父亲就喊我走。我要跟到他们去,我硬不肯回去。当时有个人对我父亲说:“您老人家放心准他和红军去,我保证把他带好,三年后,就跟您送回来(这个同志可能是领导)。”当时宣布一人拿一床被子,我跟红军一起走了。

我随部队走到铜锣坪和芳草坪的时候,草坪里有很多牛,有黄牛、水牛,有大牛也有小牛,就是没有人。队伍中一个较魁梧并挎着盒子炮的人宣布:“一头牛背上放一床被子,老百姓来赶牛,就得了被子嘛。”牛背上的被子,有的掉在草坪上。有的牛各背起跑开了,真好看呀。一坪铺盖、一坪牛。行军的时候,一路上不准讲话,不许喊人,如果面前发现什么问题,只能一个一个往后传。走到黑槽上坡时,前面一节就迅速上,后面一节慢慢跟。到了尖山坪的土地坳,都停下来了,商量前去的路线。他们拿出地图在看,一个同志问我:“这里熟不熟悉?”我说:“只到过上洞坪的街上,前面我就找不到了(因为我们和上洞坪钟家是两代人的亲戚)。”那个人又问我:“小同志(他们这样第一次称呼我),这里像黎举臣这样的人,有不有?”我说:“有!我听老年人讲过,有钟时剑、乐文章、郭槐仁、胡仁山、钟时让,他们都是狠人,不知道还在不在,就是在我也认不到那些人。”他们说先该不叫那老汉(指我父亲)回去的。土地坳是过路人歇气的地方,又有出水。宣布讲要走,我正准备趴下去喝水,一个同志顺手把我一拉,用他的缸缸给我舀一缸缸喝了,我上前就走了。从水坪甘河沟直下,到下洞坪坝子上。一个人把我的手牵起,要往哪条路上走,都只能用手指,不能讲。一到上洞坪,就只有少数人往街上走,大部分都是往街后、左边山坡小路走了。进街没看到什么人。只看见一个老婆婆,大约六七十岁,一个同志问:“老太太,前面是什么地方呀?”老人手往右边指着说:“往这边走是咸丰车路”。